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尙書講義卷十五

朱鄞縣史 浩直翁撰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周自太王去邠邑於岐山之下文王遷於豐詩稱旣
伐於崇作邑於豐是也武王遷於鎬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是也成王至是欲謀都洛洛當天下之中四方
貢賦道路適均而武王克商遷九鼎居之已有意都
洛矣成王所以繼先志也其曰在豐自鎬至豐款文
王之故都告文王之清廟也其曰相宅將營宮室必

相其陰陽所謂辨方正位以建國也鎬京謂之宗周而洛謂之成周成周東都也卽是朝諸侯焉其後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有以見成王營此所以朝諸侯也說者謂成王實未嘗遷幸至平王避犬戎之禍始居於洛謂之東周而鎬京始廢黍離之詩序曰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於是鎬爲犬戎所殘始爲邱墟揚雄乃謂犬戎在成周信如說者之言成周乃平王所都而謂太和之世未之詳也然書序今言欲宅洛邑欲者未定之辭意周

公知洛爲天地之中故欲營治以爲王都因遷商頑民而自治之則平王東遷之應已兆於此矣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祀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

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俟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召誥之作召公復命之辭也而此載行幸作役告成之月日意者聖人定書取史氏之紀冠於首也於是周公輔成王七年矣二月朔後六日成王自周至豐周卽鎬京成王所都豐有文王之廟以營洛告也三月丙午正三日也朏者生明之名又三日而召公至既得卜矣則經之營之又三日則庶民攻之庶商者以見商民之多雖頑而卽工也水北曰洎攻者治其

險穢位者朝市宗廟郊社之位也位成矣周公始來徧觀乃以丁巳用牲於郊告天地牛二者上帝而后稷配翼日社於新邑告地也牛一羊一豕一者天子社稷皆太牢用牛其是矣附以羊豕羣小祝從也稷不與者以配天而致告也庶商吾讎也猶有子來之心則周民可知矣天地至神也猶申告成之祀則祖宗可知矣遷都之意幽明已白周公乃朝用書命庶商侯甸男邦伯者周公以書告商民與諸侯所以遵王命也蓋周有天下九夷八蠻尚皆馴服猶有商

民不能革化昧天命之所歸故謂之頑成王周公安得奠枕今於此舉所以探商民之心而鎮服商民之亂也庶殷丕作大盡力役亦既聽命矣復何患哉然非周公無以經始非召公無以成終成王之致隆平師保之力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
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案此條講義原闕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
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
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
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用顧畏于民晷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相考也先哲古聖也面嚮也考古聖人有夏曰禹天

順其與子而保民禹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有商曰
湯天順其格天而保民湯亦面考天道而順之也今
皆既墜厥命豈禹湯之罪哉桀紂廢棄而失之也今
幼沖之子成王嗣文武之業無遺壽考之人周公爲
之師召公爲之保也考古人之德知文武畀付之意
亦若禹湯之望其後嗣也矧又能考謀自天其都洛
之舉非人謀也考之於天亦能面考天道而順之也
順天矣若小民不誠亦何貴於君乎故召公又曰有
王雖小實武王之元子也大能誠感於小民今有休

美矣夫使諸侯及庶殷大作以聽命非有以感於民心其能若是皆周公召公歸美之辭也王不敢後者不敢不敬天也用願畏於民曷者不惟畏天亦畏民心之險也上而欽天而天下而畏民而民從則來紹上帝荷上帝之歆以宅土中享四方之歸豈不宜哉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父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既贊成王曰今休又恐諸侯庶殷未之然也於是引周公之辭以爲證亦曰今休可謂善揚君之美矣皇天者法道之天也道之在天下聖人得之以洪覆人物其功乃能配天民物之在君治如生於元氣之中長養而不知其恩如游於春風之中鼓舞而不知其和故曰其自時配皇天蓋君者民物神祇之主悉祀於上下則天地神祇爲之降格卜宅於大邑則中土之民爲之時义上有昊天之感命下有斯民之嚮治今其享盈成之美矣然則周公之辭與召公之

誥蓋無以異召公於是又曰先王服殷御事殷之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者成王始以商民難變遷之洛邑使居地中陶天地之正氣變其風聲氣習欲令商之御事比我有周御事以同其心介我有周御事以協其力如是乃爲服周之化也然商民旣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則節性者豈非教之乎教之則日進而不自知安知商民之爲周民乎周民之爲商民乎雖然王欲使羣下節性苟身自不修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戒以敬作所而不可不敬德也易曰艮其止止

其所也老子曰不失其所者久則所者其性也王不敬作所則羣下之性何從而節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夏之天下桀失之商天下紂失之則監於二代者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商

人固曰商監不違在夏后之世今嗣王不可不監夏
后之世又不可不監商紂之時也我不敢知夏商之
受命與夫歷年之多寡亦不敢知其不延而早墜厥
命蓋以天難諶而命靡常豈可俄而度哉此不敢知
也然而豈終不可知耶試以德之敬不敬占之則應
若影響之無差矣夏禹敬天而天受之敬民而民歸
之成湯亦然至其末也桀紂反之而失天下則嗣王
承文武之烈其所以得天下亦禹湯也豈可不以桀
紂爲戒乎故曰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誠欲使成王思二國之所以失天命繼嗣文武之道
順以求其功也嗚呼使夏人思大禹之功則安得有
鳴條之戰使商人監夏氏之失則安得有牧野之師
嗣王監之而不敬焉亦使後人復以嗣王爲監矣嗚
呼召公之戒可謂切至矣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
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
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

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則曰我受天命不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乃初服始宅而朝也召公譬之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夫人有生之初不失善心是天所命不自他求
而固有者也故曰自貽哲者上智之謂也上智之人
與生俱生至於下愚則以習而成非天命也苟不失

其赤子之善則德之吉凶數之修短皆自我感召而已王宅新邑如人初生不可因陋就寡當汲汲修其敬德庶復其初是以用其德以祈天永命也以德則動罔不吉以數則多歷年所此天之永命也王其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也蓋小民麗於非法以愚而不知禁故也王豈可亦恣其殄戮而弗哀矜之耶傳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如是然後可以父民若有功皆王以德爲先非因刑而致治也若小民則知用刑於天下而已刑豈可常用哉王當